

在英德看茶

文字的藥以及煉丹術

——簡評夏群短篇小說集《文字藥房》

儲勁松

孤獨的守望

安小花

茶是喝的，也是可以看的。这里的看指看茶山看茶树看环境，这次我去英德市就是去看茶。老朋友华海兄曾经给我寄过一盒英德红茶，包装是红色的，上面的牌子是英德红九号，很喜庆。在我的记忆里，生产红茶的省份没有生产绿茶的省多，比如福建省、广东省等，也包括家乡安徽省。当然，红茶也好绿茶也好，主要在于后期制作，并非在山上就能分个明白，红茶主要取决于茶叶的性质。我看过的绿茶山很多，直接和红茶打交道只有一次。那是在美景如画的皖南，我在靠近祁门县的古村落一间茶舍里，接触到红茶，买过祁门红茶，其香味沉沉，价格还不高。可是，我不是职业茶友，喜欢茶，却谈不上茶叶道道。什么红茶、黑茶、普洱等等，地理窍门关联基本不清。喝茶不执着，赶上什么茶就喝什么茶，实在有些对不住中国各地芳香的好茶。但是，我喝茶喜欢看茶生态，算是一种弥补。

英德是清远市下面的一个山区市，喀斯特地貌，一山接一山的石山并不高，有大江小河，小气候很不错。英德红茶的名气来自周总理接待外国客人时用英德红茶招待，并把英德红茶作为礼品送给友好的外国朋友，这说明英德红茶品质珍贵，名扬世界也不是偶然的。

如果不是曾新友社长邀请我去英德市参加活动，我还没有机会一睹英德红茶的芳颜。这次，清远诗会把创作基地安排在一个叫红妹的有机茶山。红妹名叫张美艳，我虽然喝过她生产的红茶，却没有见过。当时虽然是秋天，北国已渐寒冷，但清远的天气却比较酷热，阳光四射，茶树长得娇艳。写作者一行刚到英德市的一个小山村，红妹就笑盈盈地从车上下来迎接我们。她四十岁左右，个子不算高，身材精干，麻利地从车后备厢拿出矿泉水瓶装的冷茶给我们。茶叶是冷水昨天浸泡的，茶色清亮微黄，所以叫冷茶。红妹说是她自制的。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喝茶。当时感到嗓子有点冒烟，拧开瓶盖，就咕咚咕咚喝了起来。茶凉凉的，还很平顺，自然解渴。大家都说好喝。

红妹带我们上山，看她一手打造的生态茶园。她何时接手茶园，如何打理茶园，是否苦苦寂寞只字未提。我们穿过有点发黄的稻田，路旁有芭蕉树招手。跨过一座小桥，不一千米就到了她的茶山。山脚下有几间简单的农舍，估计装着生产工具。四下无人，山野的荒芜一到茶山就有所收敛。几株高大的异木棉树正开着粉色热烈的花，树根处躺着风吹下的几片花瓣。山上还有一些其他树木，异木棉比较醒目，妖娆。树下就是连绵的茶树，树叶着绿发着色泽，茶树尖尖，嫩绿的茶苗像绿色火苗。有的茶树开着小小的茶花，我摘下一朵，嗅了嗅，香气不大。茶树顺着山势蜿蜒，在草木的拥护下，一路欢歌。最远处，隐约看见几位茶嫂在摘茶。在茶树埂上，还有欢喜树开着黄色的小花。红妹笑着说，你们运气好，一来就看到欢喜茶。她随手轻快地摘了几枝茶叶，让我们嚼嚼，看看味道如何。我把新叶放进嘴里，轻轻咬动，微苦的香气顿时飘在齿间。茶园四周的树不高不密，只见几棵树枝间，挂着小小的带有风铃的挂件，小牌上写着清远诗社成员的作品。平时，没有人在山上，风吹过来，小牌上的这些精美小诗就会陪伴茶树生长，不知道它们是否也喜欢读诗。至少，诗人们的心在四季陪伴茶树。喝过红妹九号红茶，今天终于看到红茶真身，一睹芳容，才算是人茶一体了。看茶，有时比喝茶还有滋味。因为，我看到了种茶的人，还有写茶的诗，更有南国一山闪光的葱郁茶园。

晚间主人安排我们亲炙茶叶宴，所有的菜都是茶叶作为主材料制作的，色是绿的，形是茶叶参与的，味有茶的清爽，非常有特色。我的重点还是看茶，第二天曾社长陪我去广东省茶科所看鼎鼎大名的英德起家的红茶园。这个茶园在茶科所后边，没有围栏。一到茶园，我就惊呼起来，只见几方茶园里，茶树长得非常精神，壮实，叶子油亮，根本看得出来这是数十年的老茶园。最惊奇的是，茶树周围陪伴着巨大的小叶树木，估计树龄在50年以上。这些古树树龄虽长，但状态极好，每一棵树弯弯曲曲，向上时露出的树干肌体都是孔武有力的，仿佛是一批武士，在替研究员保护这里的茶叶。这个阵仗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见过江苏省溧阳的竹下茶叶园，见过浙江省杭州的龙井园，见过山东省日照的北茶园，却没有见过这么古老韵味的英德园。英德红茶好喝，估计和这个环境有相当大的直接关联吧！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在短篇小说集《文字药房》中，作者夏群借他人之口说：“世上90%的问题，都能靠阅读解决，那些不被定义为病痛、不会被医生诊断出来的困扰也是。”我以为，这是对西汉刘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一语的延伸和丰富。喜爱阅读的人，对夏群此语自是悠然心会。文学是人学，是语言学，是社会学，甚至事关医学，优秀的文学作品兼具打开世相、揭示真理、陶冶情操、疗愈身心的作用。在此意义上，《文字药房》中的八个短篇，也可以看作八粒以汉字精心炼制的药丸，对症者善读之，可以疗愈身心之疾。就像集子中的主打小说《文字药房》，故事里的女主角邹莉，在心理咨询师的指引下，借助对症书籍，治愈了失去独女的悲伤与痛楚，重新找到存在的意义和活着的理由。

这部小说集我仔细阅读了两遍。初览时看故事，感叹夏群写作视域的开张宏阔，笔下题材的纷繁多样，以及对现实生活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这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敏锐眼光和道义担当。重温时品味其写作技法和故事内涵，敬服其驾轻就熟，圆融无碍的虚构才华，以及文有尽而意无穷的言外之意。这体现了作家深谙语言的炼丹术。

八个短篇，皆取自火热的现实生活，而题材无一重复。《亲情存折》观照姐弟之间断裂又黏合的血脉亲情，《玻璃迷宫》观照外卖骑手的生存状态和婚恋状况，《文字药房》观照失独父母的创伤与悲痛，《A或非A》观照抑郁症患者的心理顽疾，《为时不晚》观照底层人物的善与恶，《木字旁们》观照传统木器制作技艺的衰落与保护，《出走的语言》观照城里人与乡下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隔阂、矛盾与和解，《从终点出发》观照过度治疗和临终关怀。这些短篇若分散开来读，或许只是一个个好看的颇有点意味的故

事，但汇聚到一起，则集中凸显了一些浮泛在生活表面的或者隐藏于社会腹理的现实问题，并且每一个社会问题都不容忽视。重视并解决这些难解而又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关系重大，事关活着的质量，事关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甚至事关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由题材的选择可以看出，作者夏群是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有独到眼光、有文学理想和文学抱负的作家。

选择题材首在匠心，处理题材首在才华，也在态度。小说不止是故事，但首先要讲一个精彩而完整的故事，否则小说严格来说就是不成立的。夏群善于编织故事，铺陈情节，文字不疾不徐，从容而又引人入胜，结尾往往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亲情存折》《为时不晚》《A或非A》这三个短篇中故事情节的反转，更可见到她的匠心独运。写作是无中生有的文学创作，不仅需要才华，更需要深耕细作的写作态度，需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工匠精神。由集子中的八个短篇，尤其是《木字旁们》《从终点出发》这两篇，可以看出夏群处理题材严肃、认真、端正的态度，显现她在写作上具有可贵的工匠精神。每虚构一个小说，她事前都必定做过细致、充分、深入的社会调查，不是率尔操觚。不是想当然。在读《木字旁们》的时候，我怀疑夏群出生在木匠世家，她的父亲就是一个好木匠，否则她怎么会对采伐工具、解木工具、平木工具、测量工具、雕刻工具这些木工工具，和一锯一刨、一刨一镑的木工实际操作如此熟稔？在读《从终点出发》时，我又怀疑夏群曾经长时间做过临终关怀服务志愿者，否则她怎么可能对这一行业的书写如此举重若轻，对临终者的现实表现和心理状态的刻画如此生动逼真？

夏群在八个短篇中，提出了至少八个社会问题。她既是提问者，也是积极解决问



题的建设者。因为她同时又贡献了八个治病的药丸，或者说提供了八个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向。譬如对于绝症患者，与其施加过度治疗，不如给予温暖贴心的临终关怀，让患者平静安然地享受余生。譬如对于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患者，阅读对症的书籍是最好的疗愈良方。而书籍，仿佛万能丹药，可以治愈绝大多数心理疾病。这也是夏群作品与其他“问题小说”的判然分别。她笔下的社会问题是灰色系的，她的小说却阳光灿烂，真力弥满。



绿色家园 李昊天摄

◆信笔扬尘

诗缘

陈田

词、联皆通者不多”，语气里藏着底气。“清波流笑影，风露展欢言”写尽生活闲趣；“正名终有日，反哺竟无年”藏着人生怅惘；“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也要靠苍天。若无风送滕王阁，王勃依然马当关”满是通透感悟；还有那副自题联“浪涌潮高，半世浮沉伤逝水；风狂雨急，一场梦幻付惊雷”，道尽半生沧桑。后来，父亲把零散写就的诗词与生活回忆整理成小册子，取名《平平淡淡的一生》，我帮他印了50本。至今记得他捧着册子送给亲友时，眼角眉梢的满足与骄傲。那一刻的父亲像个交出满分答卷的孩子，纯粹又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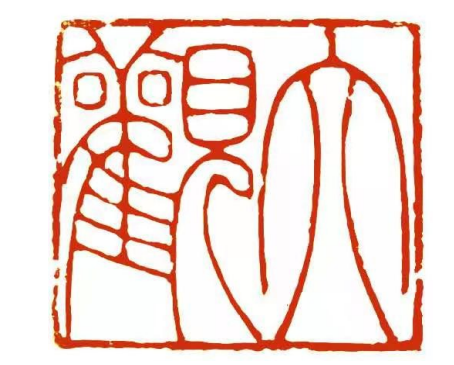
或许是被家人的诗意浸润太久，我对诗词始终怀着一份敬畏，从不敢轻易动笔。在我眼里，写诗填词是极深的学问：既要文字扎实，能以寥寥数字勾勒画面；又需阅历作底，让字句藏着生活重量；更别说格律、平仄、押韵的讲究，每一处都是门道，非朝夕可悟。

真正打破这份“不敢”的，是2022年9月10日——中秋与教师节撞了个满怀。那晚一轮皓月悬在夜空，清辉满地，我推窗望月心里忽然亮堂起来。恰在这时，小叔在家族群发了首《壬寅中秋有感》：“夜色凉如水，银光照不眠。世间如少憾，明月应长圆。”

字句里的感慨像石子投在湖心，我忍不住仿写了一首：“夜色净如水，月圆泻银辉。世间多伤憾，此生能几回？”

夜半，兴奋仍未散去，我又试着写了一首七律《中秋秋蝉》：“蝉声凄凉忧思深，怎奈霜降乱心程。唯有常怀民情事，小虫得嘞方无声。秋爽人心有向背，安居更显勤为真。待到高校挂硕果，月夜动影欢歌人。”

没想到这两首处女作被堂弟看见，后来竟推荐发表在了《安庆晚报》。那一天，纸墨犹香，我忽然明白，原来与诗词的相逢，早已在岁月里埋下伏笔，而那一天，不过是为了这份缘，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笔痕。



历经四小时的长途跋涉，我终于抵达魂牵梦萦的故土。而今隔着时空与我遥遥相望的，唯有那座沉默伫立的青石墓碑。我的目光仿佛被无形的线，牵向村口那条蜿蜒的小路。恍惚间，那个拄着拐杖、佝偻着背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眼前。

那是爷爷去世后我第一次回故乡。车子刚抵达村口，便遇见一位肩扛锄头的乡亲，他脸上浮着笑说：方才还在巷口撞见你奶奶，正念叨你呢！我心头蓦地一紧，每次回乡，我都不会提前通知奶奶，她是如何知道我今天要回来？

离巷口十余米，我便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她拄着爷爷用过的那根磨得油亮的枣木拐杖，头戴一顶泛黄的旧草帽，凝然不动地眺望着那条通向远方的公路。在我记忆中，村口那沉默的守望者，从来是爷爷。奶奶的突然出现，让我倍感意外。

她望得那样出神，连我悄然走到身后也未曾察觉。我握住她枯枝般的手，轻声道：奶奶，我回来了。她身子猛地一颤，缓缓转回头来，浑浊的眼睛吃力地辨认着，眼底倏然涌出巨大的惊喜。姐姐？真的是你？她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您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我问。她松开被我紧握的手，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摸索出一个小小的、磨了边的日历本，笨拙地翻开，上面有好多处日期，用铅笔勾画着。田里的麦苗都抽穗了，我想，你该回来了。她的话语里透着一种近乎固执的笃信。

刹那间，我翻涌的情感如潮水般决堤，慌忙背过身拭去眼中的泪水。我不敢细想，有多少个这样的日子，她一遍遍翻看那本日历，在无望的守望中独自捱过。

一直以来，我对奶奶的情感，都不及对爷爷那般浓烈。在我记忆中，她总是沉默寡言，鲜少流露情感。因此我固执地以为，她的爱是浅浅的，至少不及爷爷的爱那般炽热。而我也始终无法像亲近爷爷那样去亲近奶奶。这份偏颇，也悄然渗入琐碎的日常中。为爷爷准备礼物，我总要千挑万选，反复揣摩他的喜好。而给奶奶的礼物，常是匆忙间随手拈来。每年爷爷生日，我都会提前安排好行程，风雨无阻地赶回去。而奶奶的生日，却总被遗忘在纷繁的世务中，等想起来时，便以一句奶奶不计较这些聊以自慰。那时我尚且年轻，从未细想这无声的疏漏，会在她寂寂的心湖里投下怎样的涟漪？

时近晌午，奶奶开始张罗午饭。我忙起身帮忙，她却执拗地把我按回凳子，说你歇着，奶奶还能动。她蹒跚着挪进厨房，颤巍巍地舀水、生火。我倚在门框，看着她在灶台前晃动的身影，忍不住说：还是我来吧！她回过头笑笑说：等哪天奶奶做不动了，你再给奶奶做。

饭后我有些倦了，奶奶却毫无睡意。短短几小时里，她总是欲言又止，话语时而零碎，时而重复。仿佛积攒了千言万语，又怕时间太短，不知从何说起。我安静地聆听着那些早已熟稔的往事，听她一声声温柔唤我的乳名：姐姐，姐姐……我深知，这短暂的相聚，于长久被光阴忽略的她而言，是多么奢侈的馈赠。

奶奶，太阳要落山了，我得走了，得空再回来看您。她沉默着，拄着拐杖蹒跚跟上，干瘦的手却死死地攥紧我的手，仿佛在攥住最后一点微弱的念想。

奶奶，我看着您回去我再走。她脚步顿住，终于听话地松开我的手，转身一步三回头向着家的方向缓缓挪动。那佝偻的身影，被沉坠的夕阳拉扯得很长、很薄，像一张在风中颤抖的陈年旧纸，深深烙进苍茫的暮色中，也灼烧着我骤然紧缩的心。

我用力揉去眼中汹涌的泪水，生平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凝望着暮霭中奶奶一寸寸远去的背影。

可当车子缓缓启动，我隔着车窗最后回望时，竟发现那个刚刚消失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巷口。她弓着腰，拄着拐杖，执拗地朝着车子行驶的方向挪动，一只手徒劳地向前伸着，仿佛想抓住什么。望着被飞驰的车轮迅速抛远、越来越小、最终凝成一个小小的、继而消失不见的黑点，我的泪水再次决堤。

一路上我的眼前不断浮现奶奶蹒跚的身影。心里暗想，以后一定要多回去陪陪她，弥补多年来对她的疏忽。不曾想，那一别成了永远。如今再次踏上故土，空荡的村口，再没有了那个拄着拐杖、痴痴凝望的身影。我只能孤独地走向那片寂静的墓地。

此刻我才明白，灶台前固执的身影，磨了边的日历，无声地凝望，徒劳地伸手……都是我未能破译的亲情密语。原来奶奶对我的爱，丝毫不逊于爷爷。甚至因这份沉默的隐忍与无言的守候，显得愈发厚重。只是这迟来的顿悟，终究没能追上她离去的脚步。那些错过的寿辰，那份随手递上的礼物，那顿永远欠着的饭……桩桩件件，都像烧红的烙铁，灼烤着我的心。

风，呜咽着穿过田野，拂过冰凉的墓碑，卷起我点燃的纸钱。那些灰烬打着旋儿飘向那座矮矮的坟头，如同我未能寄出的、沉甸甸的思念。奶奶啊！这抔黄土之下，您可还听得见我迟来的忏悔？